

試述導師的核心思想

一、緒說

印順導師的思想核心是什麼？究竟他所修學的、弘揚的法門為何？導師遊心法海八十年，深入三藏，著作等身，學人要遍讀他七百餘萬言的論書，準確地掌握、辨識其深義與宗趣，談何容易！

一千六百年的印度佛教，在導師的著作中，有五期、三系、三期、四期的異說，不過是開合的不同，實質內涵並無差別。今試從導師的主要論著，略探其思想的廣大與甚深。關於闡揚「佛法」的論書有：『佛法概論』、『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』、『雜阿含經論會編』、『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』。「大乘佛法」有三系，性空唯名系，也即是「初期大乘佛法」。這一系的作品有：『般若經講記』、『寶積經講記』、『中觀論頌講記』、『中觀今論』、『性空學探源』、『空之探究』。其次，虛妄唯識系的論述有：『唯識學探源』、『攝大乘論講記』、『辨法法性論講記』、『解深密經』。其次，真常唯心系的專著有：『勝鬘經講記』、『大乘起信論講記』、『如來藏之研究』、『楞伽經』（有記錄、未出版）。在四期佛法的判攝中，唯識與真常二系，同屬「後期大乘佛法」。『成佛之道』一書係全盤佛法的通論，總攝「佛法」與「大乘佛法」。佛教史的專書有：『中國佛教史略』、『中國禪宗史』、『印度之佛教』、『印度佛教思想史』、『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』。總計印順導師的著作，單部獨立的論書有九部（如上所列，加『中國古代民族神話與文化之研究』。）另外，『妙雲集』二十四冊，『華雨集』五冊，『永光集』一冊。

二、導師對印度三期佛法的態度

印順導師在八十五歲時發表『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』一文，可說是導師本人的夫子自道，綜合總結其思想核心：「我在修學佛法的過程中，本著一項念，不斷的探究，抉擇出我所要弘揚的法門；涉及的範圍廣了些，我所要弘揚的宗趣，反而使讀者迷惘了！其實我的思想，在民國三十一年所寫的《印度之佛教·自序》，就說得很明白：『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』

印順導師，有人稱他為論師、為學者，歸屬於三論宗、空宗；也有人說他提倡小乘，反對大乘；也有人認為他以大乘學者自居、貶抑聲聞乘。如此這般的評語，剋實而言，無異是盲人摸象，坐井觀天；以個人的偏見曲解、誤解而妄斷是非。

導師是為研究而研究的學者嗎？從接觸佛法開始，經四、五年的閱讀、思惟其

深義，而發現了佛法與現實佛教界的距離；高深的法義，與通俗的迷妄行為相結合，引起了他對這問題的嚴重關切。由此因緣而激發他發願出家，信仰佛法、探求真理，宣揚純正的佛法。這一為佛教而學、為佛法而學、為眾生而學的悲願，顯然與偏離佛法的佛學者迥異。

稱導師為論師，意思是在佛教三藏中，導師專精於論藏；他不是一般講經法師，也不是研究戒律、傳戒的律師。他自述：為探求佛法的真實意義，以及怎樣的發展、方便適應而不斷演化。所以他推重論書，「從論入手」、「重於大義」、「重於辨異」。但導師謙稱他不是博學多聞的論師。

他是研究三論或空宗的徒裔嗎？「我不能屬於空宗的任何學派，但對空宗的根本大義，確有廣泛的同情。……回想《中論》與我的因緣，二十多年來給我的法喜，不覺分外的歡喜！」（中觀今論自序。）

至於大乘與小乘的問題，導師始終是信奉大乘的，唯有菩薩道的思想，才能暢達佛陀的本懷。但導師對聲聞佛法，阿含聖典，肯定它是「佛法的本源，正確、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。」佛陀時代的「佛法」，不是與大乘對立的小乘，而判稱為「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」。不過他坦言：「深深的覺得，初期佛法的時代適應性，是不能充分表達釋尊的真諦的。……古代的聲聞法，主要是適應於苦行、厭世的沙門根性。」

印順導師的思想早熟，才到閩院求學一學期，就發表『抉擇三時教』、『共不共之研究』、『評破守培上人讀唯識新舊不同論之意見』。三十五歲完成『唯識學探源』一書。其他，攝大乘論、金剛經、中觀論頌講記、印度之佛教、佛法概論、性空學探源等，都是在他不惑之年以前完成的。大乘三系的教判，即出於三十六歲寫的「法海探珍」一文。『印度之佛教』成書於三十七歲。茲據本書自序一段，略述其大意。

（一）、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」：一切佛法分為：初期的根本佛法，中期的性空大乘佛法，後期的唯心大乘佛法。（秘密大乘佛法是唯心大乘的延伸、發展，也是一切學派、內外思想之綜合。）所謂「根本佛教」，係指早期集成的聖典——阿含與廣律，也即是釋尊的教授與教誡。這是後起的部派佛教、大乘佛教的根源。釋尊「所弘之正法，以緣起為本，即世間為相依相資之存在，無神我為主宰，亦無神我為個人之靈體也。」「佛法是理性的德行的宗教，以解脫生（老病）死為目標的。這是印度當時的思想主流。但佛如實知緣起而大覺，不同於其他的神教。這是佛法的本源，正確、正常而又是究竟的正覺。修學佛法的，是不應迷失這一不共世間的特質！」

初期的根本佛教，阿含與廣律所記的佛法僧三寶是樸質而親切的。如佛寶，釋尊不是天神、天使，是史實的、人間的佛陀；是印度的王子，經出家、修行而成佛。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。」但由於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

念」，大乘佛教興起，漸漸的理想化，神化，而偏離人間的佛陀，反而以天上成佛為本尊，人間示現的屬於分身。

法是什麼？緣起正法，八支聖道；依緣起正見而修行，以達成眾苦的解脫。「依正見而起信，不是神教式的信心第一。依慧而要修定，定是方便，所以也不是神教那樣的重禪定，而眩惑於定境引起的神秘現象。……有正見的，不占卜，不持咒，不護摩（火供），佛法是這樣的純正。」八正道為解脫者所必修的，稱為『古仙人道』；其內容即是聞、思、修慧的實踐歷程。」

依四悉檀判攝佛法一切聖典，初期根本佛法，主要的理趣是為「顯揚真義」，「第一義悉檀」；佛法無邊的甚深法義，都從此根源而流行出來。導師在早期求法閱藏的時期，「讀到阿含經與各部廣律，有現實人間的親切感、真實感，而不如部分大乘經，表現於信仰與理想之中。」佛法流傳在人間，不能不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演變，有所發展。但佛法有所以為佛法的特質，無論怎麼變，也不能忽略佛法的特質。這是佛弟子解理與修證的基本原則，如捨棄這一根本佛法，一味的去迎合眾生的需要，適應融攝外學，佛法也不成其為佛法了。

（二）、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：中期佛教，即印度之佛教五期中的「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」，也是四期判攝中的「初期大乘佛法」。早期根本佛法，依緣起為本，闡明四諦、三寶、世出世法。佛滅度後，學派興起，異說紛紜，甚至形成對立的局面。繼起的大乘佛法，主張緣起性空，生死的有為與涅槃無為，世間與出世間，皆依緣起而立論。依緣起生滅說明世間「此生故彼生」；依緣起寂滅顯示涅槃「此滅故彼滅」。諸法實相，色空不二，生死即涅槃，這是「對治悉檀」、「破斥猶豫」。中論的八不緣起，彰顯中道實相，即緣起幻有而自性畢竟空，依空而成立三寶、四諦、世出世間一切法。遮破異計，廣說法空，而從無我我所契入法性，實與釋尊本教相同。

導師在中觀今論序說：「中觀學值得稱述的精義，莫過於『大小共貫』、『真俗無礙』。龍樹論以為：有情的生死，以無明為根源，自性見為戲論的根本。解脫生死的三乘聖者，體悟同一的法性空寂，同觀無我無我所而得悟。三法印即是一實相印，三解脫門同緣實相。」關於真俗無礙，「可從解行兩方面說：解即俗事與真理，是怎樣的即俗而恒真，又真而不礙俗。行即事行與理證，怎樣的依世間福智事行的進修而能悟入真性，契入真性而能不廢世間的福智事行。無論是理論、實踐，都要貫徹真俗而不相礙。」

大乘佛法的修行，主要是菩提願，大悲與般若；依此三心而修六度與四攝。導師說：「菩薩大行的開展，一則是佛弟子念佛的因行，而發心修學；一則是適應世間，

悲念世間而發心。龍樹論闡揚的菩薩精神，我在《印度之佛教》說：其說菩薩也，一、三乘同入無餘涅槃，而（自）發菩提心，其精神為忘己為人。二、抑他力為卑怯，自力不由他，其精神為盡其在我。三、三僧祇劫有限有量，其精神為任重致遠。菩薩之精神可學，略可於此見之。」

導師在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結尾說：「從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過程中，探求契理契機的法門；也就是揚棄印度佛教史上衰老而瀕臨滅亡的佛教，而讚揚印度佛教的少壯時代，這是適應現代，更能適應未來進步時代的佛法！」

導師一直堅持大乘思想，百年如一日，始終不變，然而，導師是法行人，智增上的人間菩薩，對於中期大乘佛教的開展而衍生的流弊，不能不抉擇而洗鍊之，以維護佛法本質的純度。故此，特加警語簡別：「梵化之機應慎」。由於大乘佛法時代，對佛陀的永恆懷念，而加深信仰的理想化、天神化。如文殊是舍利弗與梵天的合化，普賢是目連與帝釋的合化（華嚴三聖）；魔王、龍王、夜叉王等低級天神，在大乘經中都成為大菩薩。佛陀所拒斥的咒術、神力加持等信行，漸漸侵入佛法中。念佛、念法，以求得現生的利益——消災、治病、延壽，近於低級神教、巫術的信仰；久而久之，會弄得神佛不分，這是值得人間佛弟子警覺的！

（三）、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：對於後期的真常與唯識大乘佛法，導師並沒有完全採取否定的態度。如真常大乘經所說的如來藏、佛性、我，乃是「各各為人生善悉檀」、「滿足希求」，能順應人心，啟發菩提心，修學菩薩行。如來為計我諸外道愚夫，宣說如來藏之方便法門，乃是「先以欲鉤牽，後令入佛智」原則的運用。至於唯識學的論典，通明三乘的境、行、果，與初期大乘同。依無常生滅義而建立分別自性緣起，乃源於有部與經部，重於「果從因生」的一層緣起論。解深密經為五事不具足的根性，對空義所作的淺顯明了解說，等於般若經的：「為久學者說生滅、不生滅如化；為新發意菩薩故，分別生滅者如化，不生滅者不如化。」

三、導師的根本信念與看法

印順導師於六十二歲完成『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』，書前自序說：「現在來看這部『印度之佛教』——二十五年前的舊作，當然不會滿意的！然一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，到現在還沒有什麼改變。這些根本的信念與看法，對於我的作品，應該是最重要的！假如這是大體正確的，那敘述與論斷，即使是錯誤百出，仍不掩失其光彩。否則，正確的敘述，也不外乎展轉傳抄而已。」

（一）、「佛法是宗教，不共於神教的宗教」。既肯定它是宗教，就不能視同一般世俗的文化，為研究而研究的俗化；是不共於神教，應以人類為本，不應天化、神

化，違背人間佛教的根本大義。「俗化與神化，不會導致佛法的昌明」；「不是鬼教，不是神教，非鬼化非（天）神化的人間佛教，才能闡明佛法的真意義。」導師的一生，傾其全部生命，不遺餘力地提倡、發揚人間佛教，從這一根本信念，可明白他「不忍眾生苦，不忍聖教衰」；「為佛法而學」、「為佛教而學」的菩薩悲願。

（二）、「佛法源於佛陀的正覺。佛的應機說法，隨宜立制，並不等於佛的正覺。但適合於人類的所知所能，能依此而導入於正覺。佛法是一切人依怙的宗教，並非專為少數人說，不只是適合於少數人的。所以佛法極其高深，而必基於平常。本於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（理解與實行），依此向上而通於聖境。」

（三）、「佛陀的說法立制，並不等於正覺，而有因時、因地、因人的適應性。」依方便而向究竟——成正覺，不能執方便為究竟。拘泥於方便，或師心不師古，有礙佛法的正常開展，甚至背反於佛法。

（四）、「佛陀應機而說法立制，就是世諦流布。緣起的世諦流布，不能不因時、因地、因人而有所演變，有所發展。」然而，「佛法有所以為佛法的特質，怎麼變，也不能忽視佛法的特質。……對於外學，如適應融攝，不重視佛法的特質，久久會佛魔不分。」

（五）、「印度佛教的興起，發展又衰落，正如人的一生，自童真、少壯而衰老。童真，充滿活力，是可稱讚的！但童真而進入壯年，不是更有意義嗎？壯年而不知珍攝，轉眼老了。老年經驗多，知識豐富，表示成熟嗎？也可能表示接近死亡！」為何導師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；不說愈古愈真，也同情愈後愈圓滿、愈究竟，即基於這一信念之故。

（六）、「佛法不只是理論，也不是修證就好了。理論與修證，都應以實際事行（對人對事）的表現來衡量。」這即是佛法的宗教意義，信智一如，解行相應，悲智雙運之意。

（七）、「我是中國佛教徒。中國佛法源於印度，適應（當時的）中國文化而自成體系。佛法，應求佛法的真實以為遵循，所以尊重中國佛教，而更著重印度佛教（並不是說印度來的樣樣好）。我不屬於宗派徒裔，也不為民族情感所拘蔽。」這是緣起無我的精神，中國佛教的祖師是可敬的，但不能本末倒置，把祖師法提高在佛法之上；數典忘祖，執應機的方便，以為無上微妙法。

（八）、「治佛教史，應理解過去的真实情況，記取過去的興衰教訓。佛法的信

仰者，不應珍惜過去的光榮，而對導致衰落的內在因素，懲前毖後嗎？焉能作無關自己的研究，而徒供度藏參考呢！」導師「以佛法研究佛法」，運用佛法的三法印，作為正確的研究方法。他對為學問而學問，為研究而研究，為考證而考證的學者，不能表示同情。他說：「佛法與佛學史的研究，作為一個佛弟子，應有純正高潔的理想——涅槃寂靜是信仰，是趣求的理想。為純正的佛法而研究，對那些神化的、俗化的、偏激的，適應低級趣味的種種方便，使佛法逐漸走上衰運，我們不應該為正法而多多反省嗎？」導師自述其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動機：「深信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，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。探其宗本，明其流變，抉擇而洗鍊之，願自治印度佛教始。」研究的結果，「確認佛法的衰落，與演化中的神化、俗化有關，那末應從傳統束縛，神秘催眠狀態中，振作起來，為純正的佛法而努力！」這不僅是盡形壽、獻身命，而是「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！」